

党的十八大
像长江的层层波浪
奔腾浩荡
把继往开来的旋律奏响
老一辈们高风亮节
新领袖们气宇轩昂

党的十八大
像嘹亮的声声号角
目标坚定
二〇二〇年中国建成小康
攻坚克难敢担重任
万众一心谱写民族华章

这些天，陡然降温了。想回趟乡下老家的情绪惹得自己坐立难安。因为我心里总是放心不下自家院子里的那些盆景和花圃里的花花草草。

我乡下的家，坐落在集镇一块不大的只有七八幢小洋楼的小区里。它的东面和后面都濒临着一条小河。小河从南面逶迤而来，像条湾湾的小龙活蹦乱跳地又一路远去。小河的两岸常常长着一些野生的芦柴、蒲草和小花生，还不时地有一些小鱼跃出水面发出清脆的击水声，好一副原生态的景象。那时，我没事就喜欢伫立在小河边，忘情地看着亮晶晶的水流和三两条游弋的小鱼。时间一长竟然成了一种爱好和习惯。

那天，我又在看小河了。痴迷中忽觉有人在牵扯我的衣角。噢，原来是妻子。她神秘地对我说：“别看了，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看的地方。”

我随妻子来到了一位朋友的家。哟！一进院子大门我的眼球立即被这家院子里的五花八门的花花草草吸引住了。特别是那两株开满大红颜色小花的石榴树在绿色花圃里更为夺目；院角假山边上的一棵紫竹长得更为青翠和挺拔，那坚韧的枝节更显阳刚和向上之气；那棵木槿树全身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儿，花儿在微风中晃晃悠悠，显得十分地逍遥和自在；小径上那些用各色鹅卵石拼成的小动物图案更是呼之欲出；那一方方种植于花下、树旁的草坪长得碧绿而旺盛，好似软绵绵的地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上前抚摸几下……

“怎么样，有情趣吧？”同在一旁欣赏的妻子问我。

“好，真不错！我们家的院子也能种啊！”我不知为什么脱口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回家后，我们俩开始计划在家前屋后种植花草的事了。基本方案是这样的：不搞洋花洋草，要耐得住风霜雨雪；不搞清一色，要四季有绿有花；少搞盆盆景景，尽量都接地气。于是，我们找来了一位在乡村专门“玩花草”的土专家，请他当参谋、配品种。要栽植的花草和树木品种清单很快开了出来，但要

现在的孩子没有童年，幼儿园时就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成年后对童年记忆飘渺！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是有趣的，在农村，条件虽然艰苦，也没什么变形金刚之类的玩具，但生活是充实的，值得一辈子去回忆！

春天万物复苏，刚立春，就开始喝冷水，就光着脚在田埂上飞奔，三五个一群，在外疯玩，放学也早，家庭作业也少，有时候在学校就三下五除二地完成了，剩下的时间全是自己的。掏麻雀、捉蜜蜂、戏蝌蚪，撸起裤腿，下河捞这捞那的……

夏天是最有得玩的季节，天还没有太热，就下河游泳去，整天泡在河里，站在大桥栏杆顶上往河里跳，不亚于十米高台跳水。儿时，河里的水碧绿见底，惹人亲近。游泳到对面的西瓜地里偷西瓜，看瓜的“侑子”追来，我们就往河里跳，把西瓜摠在肚皮底下，“侑子”看不见西瓜，也只好悻悻离去，我们就一拳砸开西瓜，管它熟不熟，一起分享起来，其乐融融。在菱塘里不敢游泳，就在家里拎来大木澡盆，往水面上一放，人坐在里面，用手当桨，采摘菱，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着吃，但大部分都被我们生吃了。躺在蚕豆棵里摘生蚕豆角往嘴里塞，吃到涩嘴为止。中午，太阳实在晒人，就几个人躲在大树下，打扑克，接龙、五红星、上下游什么都玩，实际心还在游泳，能下河立即下河！有时会捉来一只知了放在蚊帐里当 MP3 来享受，它还真能唱出动听的歌来，听厌了用脚将它屁股一踢，就是关机。晚上用自制的棉油灯、长鱼夹去稻秧田里找长鱼（黄鳝），收获颇丰，翌日还可以拿到县城集市上去卖。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吃的东西就更多了，掏出的山芋、拔出的萝卜，在衣角上擦擦就啃起来，绝对纯天然。现在的螃蟹价格相当高，

颂歌

□ 雪安理

党的十八大
像和谐的徐徐春风
关爱民生
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
爱民亲民是党的宗旨
公平正义呈现社会文明景象
公平正义呈现社会文明景象

党的十八大
像反腐反贪警世的阵阵钟声
清明廉政实现民富国强
打铁还须本身硬
胜利源于凝聚和团结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
像不落的道道阳光
光芒万丈
暖透了十三亿人民的心房
十八大精神是前进的纲领
美丽幸福的中国蓬勃辉煌

花草情愫

□ 韩世凯

让花草树木全接地气栽到地上却要费大事了。因为，我们家的院子和楼的周边全浇上了厚厚的混凝土，院子里还特地“磨光”哩！厚度都不低于 20 公分。看来，要重新打造居家绿化环境不付出点代价是不成的了。于是，便请来了瓦匠。瓦匠用切割机在地面上把水泥面死劲地切开，然后化整为零再一块一块地清理出去。结果三个花圃池子、五个树洞三个人整整干了将近三天。后来根据那位土专家的意见我又用小推车去远处拖了一车车的“暗土”回来把它们统统地填满。栽花栽草栽树看是很容易的事，但要栽好却大有讲究。如土要全是干土，还得加点“基肥”才好；花草树木栽下后要扶正，踩紧；最后浇水时还要一次性把水窖足。前前后后整整忙了一个多星期才算有了个眉目。

看着那些渐渐长出新根吐出嫩叶的花草，自己的心终于有了一丝舒坦和欣慰。而后，天天总要围着它们浇水，理枝，拔去周边的杂草。也许是过于专注，从此心中些许的烦恼和不快都不再闹心了。

玩花草种树木感觉就好像在哺育小孩子，每天的付出总是充满了希望，希望有个好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春天，院子里的紫荆树花开得像云彩一样绚丽烂漫；夏天，那盆丁香树开出的串串洁白的花儿会不住地发出阵阵暗香；秋天，两株栽在花圃里的桂花树挂满了金色的花蕾，院里院外久久荡漾着醉人的芳香；冬天，尽管万物萧条，冰天雪地，但那株粗犷的腊梅树仍然会把花儿开得火红而热烈；院墙外空地上的那些吉祥、如意、万年青更是得风得雨，长得生机勃勃。靠近河边的那株如意更是让人喜爱，它那硕大的叶片上点缀着金黄色的斑点，煞是有趣而别具一格。它开花的时候，花杆总是要穿过叶片高高地把花开在叶子的上空，金黄色的花朵像无数的火炬在风中尽情地摇曳着，不时引来许多小蜜蜂围着它上下盘旋和飞舞。

天冷了，我想马上回去看看这些房前屋后的花花草草。否则，它们在梦中会与我缠绵，让我不安。

童年

□ 朱在宜

一般不会当家常菜吃。我们小的时候吃螃蟹可是当饭吃，半天可以掏好几斤螃蟹回来，晚上煮熟，大家任意吃。而咸鸭蛋却有限，还得两个人合吃一只，好像比螃蟹还珍贵。

冬天是最值得期盼的季节。因为，冬天到，就离过年不远了。虽然棉袄棉裤穿着累赘，但丝毫不影响玩的兴趣。下大雪，寻着足迹去找野兔，一找一个准。快过年，别提有多开心了。家家开始杀猪，先吃猪下水，什么猪肺、猪肚、猪血、猪肝、猪大肠先吃起来，在儿时这些都是平时很少吃到的美味。腊月廿四才能吃到猪蹄。家家忙蒸糕、蒸馒头。那时，条件不是太好，蒸得起包子的人家不是太多，但就刚出笼的馒头、糕就把我们肚子塞满了，还可以晒干后啃着吃，烤着吃。过年，就更不要提有多开心了，除夕夜就别想睡得着觉了。天还没亮，就穿好了一年才能换一套的新衣服，四五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一起家家家户户开始拜年了。大大（伯伯）、爷爷（叔叔）地叫起来，不是为别的，就看人家给什么好吃的，葵花籽暂且留着，花生当个宝，大京果、桃酥是高档品了，炒蚕豆，出门就扔了，有亲戚关系的还给个 1 角或 2 角压岁钱。那时一学期的学费才 2 块钱，学习成绩好的，学期结束还奖励 5 角钱。家家户户拜年结束，把“战利品”先送回家，带些 1 分、2 分的硬币出来开始做砸钱游戏，也就是把硬币放在砖头块上，用铜板去砸，谁砸掉下来就是谁的，有趣得不得了！年初二，就各自出去到外婆家拜年了，再与外婆庄上年龄相仿的男孩一起玩了。即使快开学了，仍然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上学也不是什么负担，轻松得很！用三分之一的脑子就能考个 90 分以上！

我在去葡萄园散步的途中，经过一大片农田，夏天长水稻，秋天麦子。后来有人把这片农田挖成了泥塘，这里成了螃蟹的天国。黑黑的泥土就堆在泥塘的四周，形成高高的围岸。

土地向来是听话的，种什么长什么，一切服从人的意志。不种什么了，就得听它的，爱长什么长什么。这回，围岸自己做主了。长什么呢？这样那样的想法一齐涌过来，它一时又拿不定主张，就在那儿犹豫。春天没等它犹豫完就来了，泥土下面的更是等不得，迫不及待地这儿钻出个尖尖，那儿冒出个嫩芽，星星点点的绿，一疏忽，绿成了一片。一个无组织无纪律乱象丛生的世界诞生了。草们撒泼的，放肆的，要横的，见缝插针的都有。围岸一下子发现自己控制不住局面，它管不了了，也就放手不管了。土壤是肥沃的，阳光是充足的，雨水是富余的，各种各样有名的没名的野草恣意纵生，像似要把埋在地底多年的怨气一股脑都发出来。狗尾巴草闹得最凶，到处撒野，没它世界就不热闹似的，一点规矩都没有，它早早地窜出地面老高，把它的狗尾巴高高竖起，自以为举起的是一杆杆大旗，风一吹立马都点头哈腰摇摆个不停。茅草针锥般从根据地里钻出来，慢慢地向四周扩张，先似一根根长矛，后成了一把把匕首。野牵牛倒是很齐心，手挽手地一

没有导演，没有布景，没有舞台设计，更没有名角演员，在文游广场，在大淖广场，在市政府广场，在净土寺塔广场，在蝶园广场……，每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繁星闪烁，歌声就从这些地方飘起，荡漾在邗城的上空，给静静的邗城带来浓浓的韵味和淡淡的灵动。

你看那广场上，幸福的中年妇女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伴随着悠扬的二胡琴声和清脆的笛声；再看那广场的另一角，无忧无虑的青年男女们围着一台卡拉 OK 大电视屏幕，唱着现代流行歌曲，一曲又一曲，一首又一首。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不少中老年人唱起了历史性的“音乐汇”，他们唱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歌、六十年代的战歌、七十年代的颂歌、八十年代的情歌、九十年代的酒歌、新世纪的流行歌，他们的歌声让历史和当代交融，让青年和老年沟通，让浪漫和现实相融。歌声穿越了历史和时空，歌声记录了前行的坎坷和欢乐。散步的人们悠闲自在，跑步的人们精神抖擞，音乐给他们伴奏，歌声给他们信念，弦律给他们遐想，甚至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曲子哼了起来。好一场既靓丽又雄浑的

生长在农村，吃住在农村，不躬耕田亩、不问农事的人是有的，这叫离土不离乡。我呢，既不离乡，也没有离开土地。因为家里有几亩地，有农活可干，还是要摸锄头柄的。

家里的三百多地，原来全靠我们的业余时间打理，遇到农忙确实够呛。我在学校上班，妻子也在学校食堂做零时工，大忙季节忙不过来，我们就将西圩的一亩多地暂给人家种，不要一分钱租金，让人家自种自得，乐得人家高兴。现在，我从岗位上退下来了，正好学校也撤并了，妻子的临时工作也结束了，我们把田又要回种了。

音乐汇

□ 黄世贵

花齐放的民歌、红歌、情歌、战歌、酒歌……，正是这百花园中的朵朵奇葩，盛开在高邮的每一个广场，每一座公园，每一个场所，让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和蓬勃的生机。烦恼时，我们可以去高邮的每一场“音乐汇”，去聆听圆舞曲，踏歌起舞，驱散烦恼，修身养性，注入欢乐；顺境时，我们可以去每一座广场，欣赏风景，放声歌唱，陶冶心情，把我们融入到自然中去，汇集到歌的海洋、舞的世界中去，寻找生活的经典，探求人生的乐趣，享受音乐的美妙！

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唱歌起舞，已走入了平常百姓家，我经常和朋友们、邻居们结伴而行走进“广场”融入到“音乐汇”的舞台，聆听着、品味着不同时期、不同年代、不同年龄段的歌曲。说唱就唱，要舞就舞，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能量得到了释放，情绪得到了调整，情感得到了交流。这样的音乐汇让生活如歌。

安享耕读之乐

□ 秦一义

田里有活干，我和妻子下田干活，无活干，我则做做家务，翻翻报刊，看看闲书。生活得倒也忙碌而充实。

随乡入乡。干起农活就不是教书先生的做派了，定然是头顶大草帽，身着粗布衣，肩扛锄头柄，一副老把式模样。播麦，不是叉开五指将一把麦种全撒出去。麦子是从指缝中飞出去的，抓了一把麦，松松的，扬臂一摔，麦子在空中画了个抛物线，落到了指定的地方；不用力，麦子行而不远，不能算“飞”。栽秧，不是农村妇女的专利，我也会。左右手分工讲协调，左手拿秧把，拇指、食指、中指还要紧密配合进行快速地分秧，好让右手的指头接了去插入泥土。一趟栽五行，不断向后退。“退步原来是向前。”一个圩口，早上一片黑，晚上一片青。农民们还猫腰在晚霞里，唱着栽秧歌，像一群大雁正南飞，排着一个大大的“一”字。那一字里或许有我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腰酸背痛，不稼穡，哪里知艰辛。

春华秋实，种下去的庄稼不仅有收获，也时时欣赏庄稼的生命律动。春天，麦苗、油菜苗猛虎似地返青，绿得直逼人眼；如果在麦田埂上栽上油菜苗，油菜开出金灿灿的花，正好给翡翠的麦苗镶了一道道金边，春天的田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一片生机，煞是好看；初夏，麦子齐穗，熏风刮过，涌起阵阵麦浪。一个没有种过庄稼的人自然也会景景，但却缺少了一份甘苦，一份心得。只有亲手劳作的人看到这一切才会甘苦于心知，感受到劳动快乐。

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又一直在农村住着，有地种，有书读，岂不是一大幸事？人生是棵树，枝枝丫丫，长满叶子，农耕和读书就是两片幸福的叶子。

老不离书，过到老，健脑到老；老不离田，过到老，活动筋骨到老。

文游基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